楊文弱先生集

料太平縣以秦蜀不相管攝膜視仇視持銀買米三日不
得升合士民號哭咸云斗大小邑家無積貯先年五省軍
門到太平一宿而返今非五省奚以來此儘各州縣物力
供平賊鎮三日以後也供不來了職之官兵糧絕三日性
命可虞職亦與之爲絕糧甘與官兵同斃云云不佞讀之
未竟不勝浩歎夫賊走太平非臺下之境內乎向雖有臺
下與羅鎮分信之說然亦比論防剿而設處糧料原非該
鎮責任前巳數致臺下謂秦兵左兵巳入川地用本色敢
懇臺下萬萬蚤圖勿拘常套而竟若此今左鎮以無糧回
西鄉矣秦督又以無糧見告矣現在張應元汪雲鳳之兵

嗷嗷待哺十五六年之巨寇不知費多少心力剛可到手而以本邑無人接濟竟令脫逃凡我同事將何以自解乎屢據塘報云我兵遲到二時賊亘闖逹太將至不可收拾此時兩川滿地皆賊徵兵徵餉不更勞乎不佞甚爲臺下惜此舉動也不禁瑣聒再祈臺下廣運糧料多方接濟以必速必足爲主勿致疎漏自貽後悔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冷道在襄陽兩三日激切一稟必欲船往度人今遂不能自度耶觀其手字謂不佞諭帖過情不像眞撫豈道人周旋半載猶然不知情實不解撫權耶可笑翻可憐也要徐

懋德蔡璋等入營皆不可聽當陽宜城麥將熟矣請賊出來割之此是項撫幸門下以語懋德等有便傳之泠君不盡

與張監軍克儉

借重老公祖改補襄陽一再具疏部覆奉俞旨矣逆獻破散剿功可成不佞西向手額爲左將軍謝而忽具病呈心竊疑之以爲秦鄖同事必有不合致然此不佞可爲保任萬萬不足慮者也至不佞於左將軍豈惟知之深任之篤而一種愛惜炤管盡闢諸同事之偏見妒心使有所僤而不敢騁此不必令左將軍知之者非老公祖見教今日亦

不必言也若不倣此行奉命嚴重深切責成督撫行文件件皆有飛參拏問字樣督撫亦凛不敢言非只行於鎮將者然也如此行文皇上猶謂姑息寬慢增定敕書將文官不如令者俱改賜劍從事此豈尋常總督總理可悠悠忽忽而已哉今將文移錄一二紙前去想覽後方知一笑可釋矣此外倘別有疑滯老公祖不妨再細詢之區區肝腸或老公祖所素鑒也

與鄖陽表大參繼咸

差官回得來教寬限調理遲遲其行不勝錯愕此間大剿曹過當擬麥秋之前鄖中當事如高難仗望老公祖星言

夙駕決大計成大功原非以區區一道久苦高賢業致意
於王爵本兵矣望而不見寧止搔首踟躕表臨侯姓字亦
旣聞於天下矣當此時而不投袂起何以爲表臨侯也

與平賊左鎭良玉

此番入山聞大將軍與士卒同苦不佞慨不能以身分之
至接來呈爽然自失大將軍辦賊數年於茲矣功成奏凱
聖天子將有非常之賞不佞不敢掩人之功攘爲已有已
畧見於文武議論之奏矣爲山九仞只在斯須大將軍何
以忽動他想也豈同冊人有心存胡越不可共功名者歟
抑平吳之後口不言功倣古大樹將軍甘讓儕輩歟繇前

言之有不佞在他人其曷敢侮繇後言之賊未盡平將軍

即讓他人他人亦無敢居也接監軍道報賊尚在古壩我

兵已往圖之留將軍駐西鄉調度正合鄙意前分奇正之

說慮賊去遠入深我兵不能速耳彼一時此一時也願大

將軍勉旃自愛主上念行間勞苦須發賞功尚未解到不

佞已先那庫貯來矣敕諭抄傳一覽不盡

又

周琦傳說大將軍饗士之後仍再入山聞之喜甚秦督鄭

大老解到敕書一道飛刀一口係陣前所獲蜀撫邵劍老

獲張監軍婢子二人執帖一紙報解亦將至矣我兵俘賊

婦七與印記等物不勝其多亦須解京為是前已相聞因秦蜀有解到者特再及之

與邵蜀撫捷春

獻賊器仗馬騾子女精銳盡於一擊計孤雛腐鼠擒斬定無難矣川北糗糧不具鎮將腸腑堪憎不得不激切敦厲倘徼臺下之庇了此一渠即並力夔巫昌寧賊難入者嚴堵兵可出者殲擊大收曹過一鼓全殲定在春盡夏初萬萬勿作畛封鄰壑之見再蹈前此幾覆之車是所惓惓祝禱者也

與許監紀明佐

獻賊到紅花園甚爲可圖但欲發兵亘剿恐與巴諸鄉一齊俱動則我兵有腹背受敵之虞且賊靜則易剿動難爭我兵追逐當於何止得毋以一著亂全局乎今思三策用計取之爲上昨已釋四虎兒不殺矣覈其口詞與秦中解到馮翻子相質無大異同乃草令諭一紙令四虎兒引我兵前去望見逆獻撒塘之黨即以授之度賊黨可以招徠孤獻不難擒縛矣詢李起言寨總張秉誠譚所學亦用門下幸善用之起稾仍錄覽此即不佞之調度也

與荊州守道王副使承祚

前過枝江見其山水頗秀而學宮與之相左以致科第寥

寥偶向教官言其宜遷非諸生即來具呈云枝田原有可

以佐費者不佞以此事不關軍務未便料理又恐不一挑

無人提掇此段佳緣矣謹僭祈老公祖垂念枝士夙係門

牆而玉成之何如

山松曰枝學改後果科第不絕此亦從國家人才起見有何可怪而小吏亦譏之何也

與邵蜀撫捷春蔣評事元吉

官兵大舉合圍曹過必有一鬭闖蜀非意外也但向來申

令要如銅牆鐵壁萬萬不可仰攻者不意毫不足恃如此

而我秦左之兵正從一路大捲而來臺下大聲號召合力

堵殺賊自送死始非誇誕不佞兢兢慮者彼試闖不[illegible]

折而入秦正於此際悶我躑我使我忽爾開張彼得乘瑕疾趨耳然則今日猶持前此廣中之約從寧竹捲至巴巫是一大定之局而其中小小變態總不出吾綱者切不可以亂吾心唯雲陽開縣中間或有岐路直通省會則非不佞所知必集漢土紳民全力扼堵或刁胡兩君之兵從此趨陸又在臺下相機呼應耳

與許監紀明佐萬監紀年策

胄過闖蜀乃窮寇必至之情不佞六申密訂中言之已審不意川兵脃不足恃至是也此時秦左之兵從開寧大捲而來斷不能去仍必折回與緊尤在房竹把定關頭不使

之倏忽回旋乘疏北竄而目前獻賊在紅花園栗子坪惟歸州大池兩路之兵近而可取必遣足智多謀之人入兩路山寨結連鄉勇偵伏多方只用精兵數百佐而誘之或賊打仗用先來投順者當陣大呼出降或遇賊撤塘暗招其得力之人以精兵偕往夜襲定可得手謹以此專托之門下密切圖之兩路設法相通彼此呼應方可濟事即一邊得功兩路俱准同算以此傳飭將士庶可收同心之効也

與鄖劉撫提春萬評事元吉

九月曉臥未興詹鵲噪因占得旅之遯斷賊當遁左有追

報須次日與寅可到比及庚寅辰刻報猶未至亟遣楊巖
宮行甫出門而馮上宣至矣來教巴霧闘渡止曹遐開索
三股似易爲敵而小江陡漲賊渡未全開寧大兵席捲尤
便不佞懸佇成功正在此時幸諭諸將士同心鼓銳堅賞
之格巳頒朝廷不惜大費也第恐兵集於蜀賊仍逃楚終
以與房兩界爲戰場賊股多而勢合我兵合而地遠此不
佞偹偹爲臨事之懼徬徨無間日時今若乘漲截賊殺得
一股是一股梟得一渠是一渠卽有事急求降者陽許之
而陰殪之不爲詐害此上門鬬事之賊非歛兵犄角之賊
也

與許監紀明佐

整十萬自坪陽三壩越黃連而走後界坪聞後界有兵垂涸而返此時計無復之方就門下乞撫固無可拒之理而用撫於此時亦大異前日蓋前日之撫不妨以解散爲先能散脅者即撫之此時大兵進山不患脅從之不散惟憾戎首之逋誅如能作我先鋒倒戈以殺其黨斯其求撫方可信而我撫之爲有名不則刀頭餓鬼賺我脫身我安能輕信之哉門下語彼來者如果眞心報効必須先做此著且此事只可言降不可言撫降則聽我施行撫終未免於驕恣門下參定主意方有著數出來特此飛瀆不一

與萬評事元吉

小徵將發適接撫報及來教俱令張江二將堵雲陽竊恐賊必不走雲陽非竟是走開縣大寧此兩路非秦楚兵堵之不能濟事奈何分張江於賊不必走之地而反弱我之勢乎況觀賊勢求賊情必不攻城略地必不札營戀戰唯求奪路而走我兵若占一城一山自爲得計賊必竄去無疑矣全局握定一點疏瑕可勝痛哉連日天復大雨江溪盡漲或能阻賊長驅亦未可知但此時兵力止有一層不堪舉動少錯再無第二層遮攔救轉之法倘卒奔大寧平竹則猶有救藥處若踰開縣走太平傷哉已矣不及作檄

作書與撫軍惟足下致意萬萬猛思毋失此著第不知此書到時又作何光景矣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賊寧不盡入川又不盡闖夔府而走開寧正我兵捲來之地似無大處雖賊專主奔路我兵專主憑城賊不避山溪險阻不辭風雨晦明不待芻糧裝輓而我兵皆不能然深恐一頭竄去無人抵當致貽全局之憂可奈何也據歸巴探報賊有二趟昌寧一股卻回三硎不知確否確則勢分易制即前去者亦自孤危此日用兵固須首扼開渠未可放鬆寧竹且曹操真正精兵千餘過天星再加一倍調察

僅數百外即被擄憤予手之徒蜀兵自健法紀未彰今日必借擄劉以警衆萬勿因循自誤耳近曹營有牮厂車曰朝開報曹營賊目甚詳抄發一紙可爲間諜之用幸臺下存之遡日大雨江漲不知開縣前途有可阻賊處否如阻則催兵急殺勿錯過機會爲望

與鄭秦督崇儉

此時張逆未擒曹過又復闖蜀台臺即欲回鎮理未可得蓋賊本秦賊今困於楚蜀之將計無復之亦惟有闖秦一著倘台駕回兵將與之俱回賊亦與之俱回秦其能再堪否乎此語不佞當直告聖明而台臺以告藩邸勿曰舍己

芸人也頃蜀撫咨來欲大調鄭鎭等俱來會剿不佞遠難
遙奪雖台臺詳審行之必須殺轉此賊不闖入秦纔是了
手局面而鄭鎭何在岐路苦多遠近疎密之間台臺萬萬
注意勿錯一著輸滿盤也

與許監紀明佐

黑渠來降眞實可喜門下之功大矣降渠以殺賊餘衆解
散二事爲第一義殺賊可徐鼓而用之解散非斷之於初
不可門下挐定主意大機大用自當相逼而來不佞得報
焚香告天筮得蹇之豫動來反來遲勿來三爻恐聞風接
踵不止一黑渠而從古及今中原反側亦未有不始於十

戈終於耒耜者也

與陳司馬新甲孫職方嘉績

不佞昌彝陵月餘督剿頗有局勢曹過㮄而闖蜀然不知我兵正從蜀北大捲而來賊去反爲相就僥天之幸竟從蜀省成功未可知也尤喜左帥病愈業已提兵入山不佞前所慮交代之難一旦豁然氷釋而此一肩重擔新舊多股降人非仗該鎮始終彈壓安輯不可朝廷縱有更易亦望再奏轉圜也

與督理盧監允德

接來教知老先生儒畧既昭賊勢瓦解㓂勝欣服混十萬

一股散撫得宜而革左等五營望風乞命此眞好機會也不依原案剿撫兼行之旨昨曹過股中有黑雲祥號整十萬者襁負幼子肉袒轅門率全營投降不依除散遣難民外僅留精銳數百人造册收用因思降者誰至誅不勝誅須圖善後一著前行文各屬查所在開曠地土請旨設縣安插降人庶與土著分處勿釀亂階據河南李撫軍已有開報來矣今革左等賊若眞心受撫當令其解散脅從盡數遣歸若老本精賊無家可回者或畊種或充伍自從其便但充伍則挑選精壯分散各營錢糧照例給之事平開銷可也畊種則須開墾地土永爲已業老先生郎與鄭撫

華湯道等相商查附近處所有荒蕪土地可建立縣治者
速會同不佞以便題請安插俾此輩一安永安斷勿循昔日
苟且之局可也

諭偍塘陳萬鼎

傳老爺在京我從來逼問一字兢兢功令勿敢踰也茲偶
有雲南人便傳太爺寄來家信一通汝可密切尋他家人
長班送進以慰老親獨子萬里惓惓之意我始終不敢通
書如有回字仍付來差可耳

與鄭秦督崇儉

向因左饋偶惹與中樞仼復微商不圖忽有更置之事也

臨敵易將萬萬非宜况在秦在楚新舊降人斷斷不能合之一處左帥仍舊鎮楚賀帥暫以新御鎮進剿之軍稍俟事寧安插散遣即以一廂處之方爲得所不佞已飛章入告矣如部劄至台臺萬萬繳還勿啓軍中之疑致生意外之虞

與平賊左鎮良玉

向因大將軍偶蒞聞之中樞頗有卸擔之疑欲暫往更代旋起衛邊不佞聞知激切即以勿藥有喜飛馳上聞矣遊獻伏楚曹過闖蜀將在昌寧房竹間一舉收功雖將軍雄才福相自膺天眷非他人所敢望也勉旃勉旃

與中堂兵部兵科職方

昌奉命而征無一刻敢忘東顧每思燀焗爲釭早塡潢池以便廟堂之上專精禦邊不意寇股多而彼窟遠催兵浪進與狗賊詐降兩轍俱覆萬難再蹈以致拮据九月嘔盡懸心雖大提履闖而以語於一鼓蕩平猶未也忽聞烽過義州至上臨軒浩歎昌驚怖憂惶憾不遄死忿徒死無益冒昧一言謬陳用人一著前選督撫以爲綱領分布綿密以塞疏瑕兜羅豪傑以收策力擺脫刑穀以萃精神如此整整圖之或者曰計不足歲計有餘逆敵制勝道不外此倘謂官冗費多則請撤回監視其費足以給之不須另設

如謂借題壞例則思今天下惟有邊烽之警不共戴天有能奮志圖之者固皆可以圖功贖罪者也而資格之拘泥每失英才吏議之處分尤乖名實斯亟當破除者矣小疏如蒙聖鑒採納施行似宜及早從事敢罄區區不盡之愚惟老先生裁教爲禱

山松曰此疏饒有關係惜亾

與楊王事卓然

接來教知門下招降有緒具見苦心且降人歡喜投地皆願殺賊立功圖勝欣慰但此中如白艮輔等自是眞心愛撫無他患矣而人人畏如艮輔乎我倘未安插得宜而降

丁往來如織我兵之在壽陽大池者能不爲窺虛實而生叵測乎在撫賊者推心置腹何須顧後瞻前而賊黨實繁賊情多變又在門下相機圖之毋少留而必多爲遣密伺而勿疎於防耶以佐高明之一籌也目下正檄賜剿獻賊及諸降用命報効之一時惟勉臻實効爲望

與宋楚撫一牘

黑雲祥降後尚有老管隊四人號托天柱四天柱黃鷹等見在興山負固不從昨歸州發譚詣之兵至昭君臺此賊又往紅花園去而張逆尚在房荒果子坪有言其入王春宇衆者查王春宇即王光恩衆在朱雜河有報到鄖陽道

云四月二十九日曾捉二賊楊知楊震所追親縮則非通賊者可知此際正堪下手但恐當遠之兵遠不相及耳

諭陳中軍可立

諭中軍陳可立左鎮病愈望汝速歸不意又入山也與左鎮相面打破疑團又得知與安一路情形亦是佳事想此月望後諭帖到彼汝已回矣此時獻逆在興房間日日改名換姓難知下落闖將又在內媟往來曹遍諸股俱在大寧雖有大兵捲殺徊恐一着疎𥙷致漏全局不知左鎮謀畧云何與汝商有成算否天氣正熱人山艸深糧運艱難士馬疲苦我心切憐念而無可奈何思賊勢已窮賊黨

解惟有用寡用奇可以取勝而與人言多不解意可奈何也

與邵蜀撫撻春蕩評事元吉

賊不患闖蜀患其竄蜀以闚秦也屢控所回不出吾綱今當變局四面環攻前者十申約束仍有不盡之指今不容不盡矣見在蜀中某兵堪戰某兵堪守戰者鼓勇以出守者畫地為疆壁壘下一一審定各專責成以免推卸而戰者之糧仍須就近轉運資哺飽以建奇功尤不佞屢檄中諄諄致懇者也

與宋楚撫一鶴

曹過不能闌川而去又報返回情形近確則局微有變遷蓋以興山爲中心各路兵馬易齊糧運易到非若前此處至歸巴之遠且難也其說久已上聞而又遲遲告之同盟者恐悠悠坐待賊來不肯進兵扼險耳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陳司馬新甲

頃專官馳報大帥病愈乞恩諧用想聖明允留台臺覆請必有成命矣賀人龍亦有署銜之請今或當以新銜仍管陝西有功實授則旣不失其超擢之望而仍可收鼓勵之功倘台劄已行則已如或未行或行而未及此意望台臺更給一劄即付敝差帶回給之使其稍知感奮更徃出力

與平賊左鎮良玉

屢接來教皆云俟鄖陽正兵一到便決計合剿或者貴鎮之意以陶綍侃等而外鄖陽另有正兵乎過矣鄖兵即是此數鄖道新任三日即入竹山頃報又自竹山過官渡泥灣而上趨先鋒洪坪等處矣該道新奉簡命撫鄖不依又從舊撫之議以鄉紳周叅議監營未知其入山何日然賊情軍計呼吸變遷新撫做事頗不同於舊局亦未知其何日出山也大將軍以平賊爲任臨機調度當自決之不必諄諄問人向來不同心之人問之亦無益若新撫相面彝陵則推重大將軍爲第一人而甚訶向來之不同心者不

侯一番講命以新代舊亦深爲同心之故本不可泄之書牘間而將軍在遠又不得不以書傳也所言公公吉之區區之心求對天日而已

與孫監紀明孝

整冦一股分三次乞降趙侔昌所引乃第三次先負固不降者也豈惟不降且與第一第二次者皆囬兵相殺項第二次來降者求安插家口之後領兵邀徃殺之即黑雲祥亦不肯與之同處則其情狀可知矣據侔昌稟內盛世桂有兩可之意想此即其兒渠改稱項十萬與殺劉烝澤鎰匪若未可輕易受降也特令副中軍李起前來與門下斉

而如我兵可用即聲此渠之罪縛而致之然後收撫其餘斯爲得策否則仍令諸渠來見如第一第二次事例而畜兵以待其變先密約歸州諸兵以制其逃是又一權奇之著此卦所謂不寧方來後夫凶者也門下以爲何如

與王郎撫鰲永

承老公祖使來言別仍賜不屑之誨感謝但不佞戚戚之見也頃者十申約束之外有再進一籌微商剿局之機似與來教所爭不遠果當局者咸如鄙議行之其於鹽運之難抑或稍稍減半乎然而未敢必也若因運事之難而止兵山外任賊奔竄恐旁觀袖手冷眼高談之夫又不知

其掉何舌矣天下事可勝歎哉

與楊王事卓然

山中事完畢門下躬往鄧州規畫順陽穰縣處置新民斯爲長治久安之計詳具咨疏諸稿中必用新附之力葺創土城即次得所而後徐議其餘可也門下如有行期可於十日前相聞便遣堪輿偕往

與袁郎撫繼咸

鄖州從來不確然未有如近日楊明啓之甚者兩報大寧前番猶有影響蓋賈登聯莫宗文諸將誘賊來降而殺之在大寧城中斬級六百解七十五人至不佞所不欲念其

劢齊來降不忍殺之以馬起羅門子十二人仍發回辦事
效管効用以其獨感覇𥟖不殺之恩也餘則半留標下半
遣回藉捏報攻寧或即指此至此番曹過闖蜀全得大寧
諸將一戰折回賊進退狠狽秦楚蜀兵四圍堵殺奇捷屢
報冀成大功萬吉人手札無一二日不至者何曾有破寧
之影乎必斬李日增以正懷私說謊之罪不獨爲大寧正
恐訛傳誤諸方事也此時在楚地者止有獻闖我兵之出
奇鵰剿理宜速行王光泰哨探買馗頗稱用命而興遠一
帶皆謂其逼賊已將逆獻收入寨中此亦明啓破寧之說
不佞獨不憑之老公祖觀此一節可類推矣密諭之發非

徙撫獻特借此以散其羣耳近聞十萬一股次第來降皆山寨士民半攻打半誘引之力而收拾解散在不佞亦有深心非盡貿貿也老公祖旌節何時出山山中監營果郎委之周紳否相距甚遠相聞甚難左鎮之介介蓋猶未知近日之簡書而不佞亦有諭去又未便驟言之也介介者耶有札來謂洪坪陸運甚費我保竹當遠興利一帶之兵皆不必進以與房委賊自可懸首藁街老公祖謂然乎否歟

山松曰介介者謂鄖陽撫王鰲永也

與宋楚撫一鶴

黑雲祥一股老營兼有六哨一次來降者雲祥自領之老營二次則習天飛曹士長搜山虎韓可進之二哨也其四哨原不願撫因勢孤稍有二三趙儁昌等貿貿入營盛天柱一哨仍不肯從日夜自相喊殺引而去之今來降者四天柱李仰能飛天柱趙星焰小黃鷹呂如錫之三哨而其衆亦不全也此三人與雲祥不睦欲投老公祖帳下自爲一營不使原無分畛行令老營札覊頭河外審明盛賊情形然後引諸目來見俶加激賞仍聽老公祖調用惟老公祖裁之

與平賊左鎭良玉

頭接蜀報五月念五以前曹過尚在上田下田之間後阻兵而前阻水未遽折回見在上龍長荒止有闖獻二賊分之合之總不過精兵千計大將軍或遊奇兵一二千亦可直前突剿而西大兵結營以待轉輸糧運乎相距遙遠不知此劄到時情形又是若何雅憾不佞一人不能分身所在督促耳

與周大參夢尹

竹谿李令守死一節尚須覆查而姚道人宗中聞在黃陂撫老徊徊有未了之案必核明果無疚心處方可旌之然其奉差入營罵賊而死則皆已上聞矣不佞非憒憒負此

曹者也

諭陳中軍可立

滔河夕坪之捷有造言云賊去七八日毫無影響者而我以書問宋院且令揣摩此議出於何人宋撫回書疑出秦中督撫我說不是秦中督撫乃王治院云云我心知其素懷忌嫉甚是不平亦曾與汝等言之七八十級亦難假有七八百級毫無影響者乎不但汝等每對各監紀言之亦痛憾此事彼與舊楚撫及京營人俱素忌左鎮而嗔我偏用之保護之者或另有播弄欲使左鎮生疑亦未可知若我則區區之心青天白日頗不爲些小見識所搖動也况

宋撫素敬且愛左鎮亦稍稍信我唯願左鎮與我成功者肯無端作此語乎今抄錄兩札與汝知之即封寄左鎮亦可

與袁鄖撫繼咸

黑雲祥一股作三次投降衆共不滿三千有盛世杜一人獨奔張獻忠去闖精兵亦僅百許張逆入王光泰叅似乎眞確光泰尚未顯叛老公祖因而用之可以利誘圖功新道監王鎮之兵茍意進取此賊矣闖將假闖上龍甚急其衆亦不甚多曹過尚在川中未遠折轉老公祖急聯左鎮先方堵獻闖爲要聞左鎮之意急欲尋入覓賊但苦山中無

權老公祖推重其兵鼓舞前進而少用鄉兵半資轉運可
乎地遠亦遲鞭腹難及老公祖一切以便宜行之是所望
也

一與潛江劉鄉紳若金

弟碌碌不知何緣仰竊主知如是拔用豈惟平生無此夢
想即好選夢善造想者亦到不得如此地位而今頓叨官
如此弟深懼其非福緣乃禍事也即如老年兄稱快云云
柔亦稍有志而要做一二樁好事以補報天高地厚之恩
無奈軍旅之事眞未之學一旦領此不得脫肩別事固做
不得而此一把刀豈是戲弄會弄底待弄不來時將作何

處此是第之末著下場自巳保不得處兄謂尚能作他事否乎巳矣終成負恩負罪之人而巳矣倘萬一僥老年兄大庇勉完此局從先人於九十九澂樂而忘死便與成佛證果是同此外再無超出三界之事只恐必不可得奈何

與陳司馬新甲

向承台臺商貴鄉大帥及於張令僕第謂其老而難馴不知此老而難馴四字竟壞事也前在太平左右兩被賊圍後番多以騾馬與賊講和賊必欲困之至死賴楚兵大殺始解圍而出乃頻頻具稟自謂借圍牽制要敘首功僕行文責之竟倚木厰此番仍川壯徑竟被賊殺陛全局之貌

門一點之瑕纇爲可惜然一月之內殺賊五千有奇瀕海將者不計其數文武將士畢竟功高且深山瘴暑勞弊至極病染尤多僕眞未忍苛論也

又

近見濮亭老疏用袁國棟高監視疏薦李茂根遼左何時浦地尚用此等貪庸無恥之徒可爲大駭卽如關門巡撫廷一角在受用之人非鞠躬勤事之料而劉士名爲部署尚未可焉可爲道朱國梓爲監軍則稍可焉可當關台臺在遼日久熟知虜人之情一旦緩急此輩關門尚宜稍存隔限爲意外之防奈何以遼人守之此弟底裏之言非台

臺下問不敢妄發望台臺覽後即付丙丁而於見在者尚
爲更調將來者萬分遴選並致此意於洪亨老一時所使
無多人不得不相關切也

與宋楚撫一鶴

日來鄖兵屢報闖將急闖上龕又云獻賊亦繼其後幾飛
檄左王二鎮聯絡聲援今早又得鄖啓貴報云闖賊退向
東南紫竹林表度坪去訖則我入山之兵逢著即殺切分
彼此老公祖督發前行可也又秦楚蜀兵會剿五月之內
共斬首五千有奇而張令陣亡稍挫一點之銳賊今又自
夔關奔走冀開二路五月三十日又報折轉陽得齊[illegible]仿

往返巴霧河連日猛雨或者又成阻隔往來井井不出範圍吾楚中兵其能先了闖獻二股否乎望之以刻爲幾議未敢必也

與袁鄖撫繼咸

六月初三四日連接大教商調左兵以後來平利竹山兩路爲妥且一則支糧竹山漸進上龕一則支糧官渡灘進洪坪老公祖如此照應左鎮自心服而樂從矣僕前函渠告病懇切與中樞頃商若無堪代之人不知遽以入啓而易之於臨敵也僕聞此消息即草奏顧留且將解任之檄留而未發仍叮嚀該鎮不得卸肩矣微聞部議暫准其病

旋起衝邊郎兵垣亦有手書見商及之此庸可輕動者乎老公祖如與相聞不妨悉示知之鍾萬化俞玉皆舊道之人僕因而用之者一入深山做事殊不敢保而山中之人亦慣相忌排彼此俱無乾淨老公祖度可濟吾事者用之無濟於事則斥遣此用才不用品之時也至若輩假借閫部標下欲自立異則望老公祖徑與鄭將一一剖處分僕雖不材勉思做天下事豈爲一二小人所騙向者王公祖專事分別僕深鄙之近如孫茂昭兵譁誘之於毫不相關猶可言也前此陶紹侃進剿數日無報便曰奇正深淺本職亦不得與聞蓋惟恐有失而卸責耳紹侃輩豈亦閫部之

兵乎推此類艮可姍笑往矣何必言以僕區區胥膓無敢有不盡於老公祖者耳如何如何

與宋楚撫一鶴

裁練一事敝省聞已通行縣無丞簿議並訓導一員而裁之艮苦矣若訓因缺裁仍令入部補選長途往返寒氈所不能堪前眞保等府教職缺裁卽就近題補此亦情理之至當而不佞在部覆行者今應山訓丁師禹亦在裁數特具文老公祖求焰此例此不佞同窗家極寒而極有品先人尤所敦重不忍不爲一言也祈老公祖批允查荆澧間見缺補之此例若蒙推廣行之通省造福又不止一人矣

與平賊左鎮良玉

瑪瑙之捷從有流賊以來未見覆巢毀卵如此奇功非但剿逆獻爲第一勝著也主上望盡此賊而不意其猶有未盡者是以疑之不佞昨具察奏情形一疏剖之詳矣今獻逆在興房間大將軍奇兵一入探手可得全局仍自收之非他人所可望若他人獲功之報彼此不能相顧亦是常情且如一條龍等眞正率二千餘人出降亦登說謊大將軍功蓋人者量亦蓋人未可便相排駁也不佞此中頗以虛公自矢行間意見議論不相一者常推廣而銷融之決不以一偏自毋將軍久自知之相距地遠未能一一暢言

之也

與袁郎撫繼咸

曹過見在四川此月初一初三日賀人龍等大殺曹操小秦在擒斬二千名顆解到老賊二十二人不佞斬其二十一人僅留白科先來襄陽乞降者帶回爲臨陣散黨之用其過天星闖索等走至雲陽開縣之間因與曹操失散官兵追剿未敢動絕無同聚長荒及闖上龕之事闖龕止是闖將一股張逆亦不在內不知鄖之塘兵賊細何以紛紛亂道如此與前降丁報陷大寧正是一轍絕不可解老公祖面審之而亦以爲然乎更可異矣

與丁秦撫啓睿

六月七日得口報長武之捷賊孽四千無一逸者謹西望手額爲臺下稱慶至讀大教全秦皆旱二麥不登饑民逃兵所在蜂起則又不禁當鎭江山也興紫之兵似可暫撤而又不可全撤以獻逆逋楚曹過闖川局勢一變諸渠之心未嘗一刻忘秦也

與許監紀明佐

獻賊折至豐邑坪乃豫兵剿之致然豫兵發健二千前後斬級一百餘顆獻賊不敢拒敵而遁今歸州兵有六千前見黑雲祥就撫則人人磨拳擦掌以爲可殺乃於獻逆遁

云其勢甚重何也此時蜀賊兩斷不能折回正好乘機先盡楚賊門下幸鼓舞諸將以出奇夜刦火攻為主不必堂堂正正與之對壘亦可成功山寨鄉兵之食餉者此時尤當盡力但使賊處處驚慌夜夜惴恐奔波不定自當入吾彀中矣

與萬評事元吉

賀李解來之賊山陝老本誠多然實非老管隊也且口供是先日敗陣次日來降而縛以獻功者雖眞賊死不為枉然不能使之無辭不佞於士大人中始置其二矣羅尚文初七日報過賊已於平南潰起營奔腐坪虎頭岩望寬開

縣賀李亦往追之而郭起柱報會同張汪二將亦在追截之數然則曹秦四股奔冒寧者未免放鬆而寧境奔出即是竹房左鎮果未可全營追去此軍機呼吸有變門下派定分剿之議不佞不能盡從者以是也憂慮無聊欲自上蜀又以逆獻在邇不能動足奈何胡方伯兵以任定巴霧爲要著不必隨人尾追疲於奔命且失此一著張逆必又入蜀矣千萬勿遺此言切囑切囑

與鄭秦督崇儉丁秦撫啓睿

過賊哭奔多兵追截似無不殺轉之理萬一不然則仍秦急矣臺下頤養太平想當蹶然而起諸將中半調急剿防

半歲西紫之防毋令曹泰等股又繼之去總之僕言在前
泰兵剿賊於蜀所以爲泰甚深不幸而兵與賊俱同入秦
則甚非秦之利也漢洮諸兵急急飛調秦地饑荒賊難得
食二千健者撲滅非難惟台臺宛旃若過賊未至長驅則
又不用此說矣

與中軍撫鎭道監紀等官

主上注意首渠御批先擒獻逆此吾輩報恩之時而將士
僥賞之日也恰好獻逆在吾掌中容易探取所望同盟盡
心盡力將中選將兵中選兵鼓舞樂從者用之不能者姑
勿之強連日此賊東一頭西一頭亂竄不定但使我兵迎

探東來東殺之西來西殺之自然撞到手裏不問是何一路得功何一人擒賊不使通行大賞一體頒給以報同舟二十萬驛裁盡用之以擒渠告廟所不惜也

與部蜀撫捷脊萬評事元吉

過賊乘機遠竄如出籠之鳥必定高飛在我首尾收捲未免開之一罅然較論賊勢曹張之黨愈殺懲前毖後此隙猶可補塞近秦蜀之兵不顧大計追趕過賊未見折回倘愈趕愈遠使曹張諸賊伺我之瑕則一誤豈堪再誤此時惟亟催官兵回顧而以圖曹剿獻爲主不佞已有公檄先聞矣特令王二守馳回再致叮嚀之意惟留神速行爲禱

與萬評事元吉

賀李近剿過賊勇往誠爲可喜第恐賊遠而追亦遠究將俱入於秦難望折回之期也于計萬計以昨飛定兵計力剿曹張爲上計賀李若去則合張汪全蜀諸將姑辦此計有不容二三者矣大昌之報半眞半訛巫山疾呼不爲孟浪近催歸州之兵西上不知其有及否張汪若至夔府出不意而奪獻賊之魄是一奇也但不佞之意猶以張汪當自大寧阻賊不知門下學教必欲調至夔門道理若何總之不佞如庸醫至肆門病寫方不知方到而變證若何卽使不變果用吾方吾藥否俱未敢必然不免受誤傷之咎

矣奈何易帥非難不知鄭是何處人面孔果相宜否蜀帥固驚蜀兵本脆蜀糧且薄而不及時安能養敢戰之士一易則須俱易不然無能爲也門下再一詳酌密示至望

與袁郎撫繼咸

僕向來調度以左王二兵佐鄖兵之不及而上龕一路姑置不言總包於三路之兵殺轉房縣之內且深思舊撫必不能另運上龕之糧雖欲發兵無從得食不如三路抄截臨期調度之爲便也舊撫之意從不肯挈出一點實心踏一步實地做一樁實事惟欲輕輕點綴光景依稀遝乾處站著乖話說著而已僕不能與之一一而爭爭亦不能一

一而從是以諸凡瑕漏有待於老公祖之創始補苴不一而足也官渡爲兩路之衝左兵留二千當疑與援兵支米俱免扣還一一如老公祖指教行正慮老公祖之意以儆道進山轉撫出山爲不愜故有出山料理之咨先發一日老公祖言暫歸竹山就近調度是實可行而均州適中重地無人無兵可否令襄陽道回來駐札幸酌示之近興安士民大譟不肯運左鎮之糧則全恃竹山一路而均襄皆轉俱竹山之用者不可以虛竹山無人也然興安運法不善乃派運而非雇運僕先未之詳昨五月下旬發銀行文雇覓似無不可行之理兹出示去以見錢雇運敢譁者必

斬首惡不饒事理固應如是但終不可恃矣塘報紛訛鄖均姝甚僕頃得其報郎批駁回去諭知周監軍亦屢闢其說蓋在山外原不知山中虛實故輕信而亂傳姝不止此有鄖鎮提塘王道明不知在何處亂傳尤甚老公祖廉得其人在鄖屬不可不斬也獻闖不合曹過亦分圖賊正在此時僕殫思飛檄無敢不盡顧未知天心助順如何耳

與平賊左鎮良玉

近得部文擬以賀人龍相代而實欲移大將軍於衛邊以遵化自帥屢屢告病部據故也不佞特疏到京此將誰奉欽依留用已久願大將軍勿復以病爲言不佞區區心膽

詳源之於檄札中矣獻賊犇與巴間意圖闖蜀曹過四股亦伏大寧前闖上龕先鋒者的是闖將一枝大將軍西兵二千足辦此賊餘仍哨探大寧剿獻曹大股是大將軍報主之忠而不佞亦與有榮幸者也

與王巴縣相公應熊

犇范横行二十年主上以軍旅之事一旦屬之匪人早知力小任重即鼓怒螳一臂其何以勝然而分誼所在勿敢辭也傲仗老先生大庇文武將吏戮力行間數月以來獻操巨兇漸見窘迫但一日未得成擒兵連禍結猶未釋也伏承台慮爲貴鄉計新練守餉之難供與廣元白水之宜

備以及兵將騷擾之可虞言言金石敢不韋弦佩之第賊
向在秦楚之間不佞檄貴鄉將士迎頭截殺拒至境外而
不能繼則賊逼境上祇令乘邊守險扼其仰攻而又不能
以故衆賊羣向惟蜀之歸不得不調客兵降將代爲貴鄉
驅除萬萬非得已也向在都門貴鄉文武節鎭一缺之出
必請教於貴鄉諸老僉以爲可而後登之啓事非敢憑臆
漫爲今節鎭所就不過如此驟易一手不啻更難不佞如
庸醫坐肆問病主方非不欲去起主人之疾其奈主人之
無藥何讀老先生垂訓俱切不佞隱憂不禁惶汗之淋淋
下耳然有病無藥終難奏功老先生醫國之手肯乾□□

而先藥起之何如何如

與萬評事元吉張運副令閒

石叅謀於二十日到彛備述軍中情形乃知此番剿賊將士艱難險阻風雨罷勞饑渴病困備嘗之矣然而申令已明進止不一機會在手錯過實多不能不憾之也目令所急仰遵明旨先擒逆獻次剿羣兇急調張汪二將與胡總統合兵從巫昌間殺出獻逆定可到手左鎮住竹谿兼備大寧一路探剿曹賊今已哨見苗頭有向楚之意正合機宜兵中多病施藥宜先如檄速行爲望

諭陳中軍可立

諭中軍陳可大念山中兵士受暑時入秋令宜服藿香正氣散一切霍亂吐瀉瘧痢時行等證俱可治之未病者亦當預服以解暑毒爾可將昨買完藥料先縣撥發白虎關與李起分發各營多多熬煎令兵士各溫服一二盃再買一二料發霧頭河歸州等處俟荆州買到再發別路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終

曾孫　　蘇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農耈　同較

山櫞　農正

書

與袁鄖撫繼咸

闖將奔平利界左鎮想能了之獻賊至巴巫之間歸兵輕進失利未免長其驕志然總在羅網中時下川兵盡往追

過已報殺其首級二千招其紅旗七十餘人潰而歸我則合勢收捲不出秋淸當有少效耳

與袁郎撫繼咸

念五日接老公祖塘報劉士傑等胡其里之捷不勝喜躍度闖將一枝從此灰飛煙滅矣劉士傑馬進忠皆降將之最勇者左鎭能鼓而用之往往陷陳先登馬尤傑出其未降時卽所稱混十萬者也

與平賊左鎭良玉

劉士傑等剿殺闖將捷功不勝喜慰此賊亦主上所深恨我兵能再進擒斬賊渠是大將軍之功又不減一獻逆也

是日接來教云就與安造冊交代其所據者邸報抄傳未有部文到彼寧有閫外將軍不奉部文而竟自交代者乎且不佞題留奉旨業已行文前此諄諄告誡不啻傾心吐膽今若自竹回興多此一番舉動非不佞所知矣秋清氣爽大舉滅賊正在斯時治盜既任竹山之糧襄道復理興安之運曹過二賊近俱殺轉想係大寧奔竹房間十有八九俱落大將軍之手矣勿再以半字謙讓聞也

與袁郎撫繼咸

兵糧漸集酷暑將闌嚴訂夾剿誠如大教不佞尤日夜殷憂不啻以刻爲年也左鎮已奉明旨炤舊提兵剿賊不佞

預檄留之發於五月之十六月今奉旨行文則六月之念五日也計此時久已到彼渠自當竭力進剿以報聖恩此時過關二賊又在達州殺轉奔近開寧其與曹秦混上四股復合奔楚亦勢之所必至也在楚恃左鎮之兵在蜀恃秦之賀李二將吾輩鼓而用之均可制賊死命又得諸路之兵咸奮夾剿可望成功然人謀如此未審天意若何一二同心之人謀若此又未審他人有心之盡若何也

與邵蜀撫提䇿

過賊殺轉必與曹張合勢秋清氣爽大舉圖之無踰此時鎮守非人斷須亟易前叩臺下未肯相應何也公事公言

吾輩但辦青天白日心腸何必為諦孛臺下將在蜀副叅多舉一二而評品之不佞當再加叅酌也

與平賊左鎮良玉

主上今歲賜扇普及行間大將軍宜有謝本未知曾否拜發特囑勿遲前檄獻闖二賊俱近竹房故調度云爾今闖賊已破獻賊東奔興巴果如大將軍所料而曹秦混上四股又出大面坡窺探總在此網羅中倏去倏來難以膠執圖之也秋清氣爽糧餉少充不拘是何渠首縛斬一二以報主上方可舒南顧之憂長安橫議不知軍中實情多謂吾輩養寇自重不肯殺之至盡此不佞苦衷無處分疏明

白者若淮皖需兵近遣刁明忠往大將軍不必再分也

與兵部科

仗台臺大庇行間戮力殺轉過關二賊俱不能闖秦仍與曹泰獻闖俱在網羅之中而左鎮一發兵捕斬闖賊幾盡矣闖賊數無多曹秦過關夥黨較盛前者賀李之殺曹泰今玆張汪諸將之殺過關一捷皆以二千級計而不佞不敢哆張唯歸路小挫與開新空城則皇皇引罪仰候聖明處分臣子之誼固當如此抑聞宦息於垂成病加於小愈而況兵兇戰危乎此不佞之所大懼也深山毒暑人馬病斃入秋半月亢旱炎蒸曾不減於盛夏南方用兵之難不

意至是台臺能亮其萬苦否乎

與平賊左鎮良玉

曹秦混上四賊急闖上龕借口欲從房竹赴貴鎮討招安此其狡情殊不可信而於我之剿機正可相迎也貴鎮自二月中旬因恙暫攝至是五閱月矣一舉成功總收全局正在斯時不佞傾心相委借重爲萬里長城以報主上深恩對揚休命在此一舉勉旃勉旃

與蒲圻鄉紳魏肖生說

承老年伯手教貴邑士民保留曾父毋誠至公無私然兩臺之爲平江借重賢令亦至公而無私也此時虔明旨已

下部覆已行無反汗更張之理矣兩邑皆非用兵之地皆昌所不得與聞且昌亦鄰邑鄉紳也非用兵之地而與兩臺異同於理何居謹直告老年伯必能亮其不欺也

答陳司馬新甲

昌一點愚忠從來矢口極臆招嫌惹憎所不敢辭不意此番烽逼義州主上憂形召問區區引誼請死激切言之遂蒙聖上採納而外添一段督餉也聞報五府九卿科道議處恨不摶顙而死後聞奉旨閑住又有言者葛藤於畫題一節而昌之求死益迫無地自容矣但大事未了責任在躬不容作匹夫溝瀆舉動只得忍耐一面急圖捕賊一面

奏請處分此外曷敢有分毫之願望哉台臺知我當不以
爲面諛之言或以告者直塞兩耳不敢聞矣秋氣稍清病
兵可鼓日日有剿殺招散之報而到頭一著必須秦楚之
兵從貴鄉殺出庶可望一鼓之功幸而成功則罷歸不幸
則過死區區自處兩言而已

諭提塘陳萬鼎

諭提塘陳萬鼎知前上聖主殷憂一本不意辞老爺因此
去官惹成我之罪戾痛自刻責無可追悔今上疏請罪出
於至誠非套辭也但一段苦衷又不敢激切言之耳

山松曰此疏亦要緊文字惜亡

與鄭秦督崇儉

秦兵入蜀屢奏大功不依倚仗半壁可固剿局皆台臺之賜無刻不懷銘感向請台駕早臨大寧與蜀撫首尾相望勢若常山賊必無走新開之事而此時剿局亦將結矣因道體違和不敢相強迫聞勿藥而兀坐太平如故彼諸將士安得不起退歸之思此時賊勢衰窘立可誅擒而一處兵回諸處比例是故爾放鬆俾賊狂逞不依不知作何收拾當請台臺來任督師而不依束身歸罪矣據賀李屢稟曰兵疲今休歇久矣曰暑病今秋氣深矣曰無弓箭今源源解發矣曰乏餉銀今許支於楚矣而不依又先發節次

賞功一萬一千金以與之體恤不爲不至兵丁別有何辭至於西洋城固三縣有馬一千五百及養馬者七百人不調來殺賊故令久與民處疵釁日生何爲者乎夫弓馬餉賞四者不乏而月日求歸則台駕穩坐太平實爲之倡事至於此不佞不容不言近奉明旨置台臺與賀李二將在蜀剿賊移會已久豈作教時猶未之見也

與陳司馬新甲

向因瑪瑙之捷主上致疑嗣後諸大捷俱不敢專報此京楚兵之殺曹操距彝陵僅三百里而爲楚地諸兵從來未有之奇可以破賊之所素恃振我之所素怯大轉一番機

局另換一番景色賊從此可卜其平矣故不敢照常彙題而特爲之飛章上聞也孫懋德一稟正是此捷因緣未敢入之報中者不知戰後金翅鵰等何在而賊黨中攜勢淅瓦解於此亦可見一斑矣

與袁鄖撫繼咸

向營之失陶兵之逃不侈久已聞之馮再榮孫懋昭之捷則望日始得老公祖之報而周監軍郭監紀報亦踵至行軍如奕未有一著不錯一子不舍而能勝敵者也老公祖幸勿爲動而以其詳示我懋昭既有此捷或可仍留管兵者即以懋高代之至妥至妙傳以昭或追回或別用無可

無不可也猛帥杳無消息即使至鄖僅可資一往之用難以居總統之官南北人地性不相近而習尤遠萬萬不宜或有西北降丁暫委統攝他日帶去實邊則善著耳山中旱寒鄖兵襤褸可憂實甚鄙意欲查先今斬級若干須發每顆二兩之賞一則鼓其用命二可資其周身老公祖幸取確數相示左鎮招撫之舉亦是一種機權但有零股抽幫急收勿失若其大夥到底難憑我之所以收降者專用之以殺賊則順逆攸分人不得而議其後耳羅汝材屢對安官明言賊不殺賊則來降安所用之就使今日勢窮不敢更執前日之說亦必責以先擒獻逆然後收降庶幾如

劉喜才再不能轉面向賊斯一安永安之道耳恐行間文武或輕諾而致之來則失算不小不佞業以遍告同人矣與安陞運苦難今又加以亢旱名買亦無所出奈何奈何鄖中米料恐亦易竭老公祖暫出竹山從長打算何如

與平賊左鎮良玉

樂羊奏功謗書盈篋自古記之今日亦然不佞雖不逮文侯然其信大將軍不啻過於樂羊也向來每聞浮議輒爲憤憤不平恐傷大將軍心未便直告乃大將軍反以爲疑誤矣茲有言者直封原牘送覽覽後卽付丙丁庶知不佞靑天白日之心非浮雲變幻所能掩蔽而大將軍亦可置

之不問矣

與李司空邦華

狡寇流毒十餘年蔓延數十萬娃昌以綿力當此重擔自知不堪然勉承明命誼不敢辭受事以來一切供饋全賴老年伯多方焰應以故士馬飽騰大奮敵愾而獻操過關諸股漸至零落娃昌之藉以少免罪戾者微老年伯之大惠居多銘刻當何如頃接貴部咨覆剿功可望必成一疏知老年伯苦心接濟計及今年終歲之餉而餉部張繩老頻咨計算則不勝罄瓶之恥其詳已載在咨文中蓋當日剿餉成數通算一年得二百八十萬是一季需七十萬也

姪自去冬十月受事加今春置閏以至歲終實是十六箇月應給剿餉當得三百七十萬有奇而今計所撥相去徑庭刻下剿局漸漸收捲似有蕩平之望倘得仰邀大庇幸收底績則年年不煩貴部持籌今容請六七十萬爲終歲計猶不敢比一季七十萬之成規也軍務紛忙欲再具疏而未暇且去秋仰承天語餉糧屬老年伯綰管有呼必應今老年伯已計及年終而不知其虧額乃爾止求補撥似不必更籲天聽況雖事籲呼亦終恃老年伯之題覆不若直懇老年伯仰承有呼必應之天語而早爲撥給之也

與萬評事元吉

曹賊入楚一走薛家坪者傷鄖兵而無路可出一闖上龕
者爲鄖左兵一挫之卽折遁興山挾左鎭安官以求安涵
我孔監軍謀之京楚各將乘機大剿斬級三千三百生擒
五百餘嬪女在外而金翅鵰李外郎先率三百人來降於
香爐寨小秦亾混世亾次率四千人來降於羊角寨金李
已至見過重賞而去叩車拱北所遣武林已到曹營操賊
欲殺之其老營隊挑止止殺同行一千總則是吾輩用車
拱北亦有効而武林見在彼營傳播來降不殺之語大有
功於臨機呼散之用也

與關副使引之

奉違足下忽爾匝歲罪累之餘蒙恩使過馳至軍中亦踰十閱月矣幸仗大庇廿年兇賊股股殺幾漸漸收㷊似較前此十分已得五六但渠魁未便落手不測天意若何耳僕平生處今未敢兢榮廣文郎署游歷監司十有八載夫豈攘臂市朝間者剿寇之道先人嘗譏憔悴欲死有識共憐主恩忽不見棄呼馬呼牛無敢不影鞭而走則仰君俯父不得自繇而終以奪情詬訾苦矣苦矣今茲于役正是匄嘗先人未完久居西陵控楚蜀咽喉制羣賊之命去荒廬僅四百里而不能一灑淚草頭日夜悲酸無復人理恐重得過於風議君子矣奈何思足下在閩可以數行寄屈

而道遠莫繇也適有便羽敬託書郵爲足下草草話舊

山松曰昔先人分司汝州關公爲汝州州守亦關任閩中監司

與裴郞撫繼咸

曹賊折與大敗秦混全股來降併李外郎金翅鵰爲曹賊之腹心皆來歸於我此賊不足憂矣乃戰敗後遁走平陽與張賊合其夜即將安官送出並不殺害此中饒有機關張賊欲闖蜀蜀正伏兵待之度旦夕大有奇望唯過賊出大而坡必復走洪坪上龕舊路正可資左鎭剿殺耳入山深處糧料苦難前議則兵健者守險弱者運糧免其分食坐耗而又遇敵不支此策最長老公祖便與左鎭商酌

行之其加鹽糧不必旁及各路致難泛應加功賞唯擒張曹過三首渠乃行之餘級仍舊例不能濫及且以勉諸將士必擒首渠爲主勿留不了之根株也圖獵張網必須趕逐之人漁者張網却用四面收壓之法一舉全包今深山得賊既難不若四面壓之各就近轉逼尤便是以不佞拙於措處不能全用左鎮之說耳

與陳司馬新甲

楚兵大捷之後賊腹賊渠接踵來降其零星逃出散逸勿殺者不可勝數剿平機括似在服前惟是貴鄉開新大竹要藥空城罪不可貸不容不補牘糾之風聞長安以此求

多不佞議論蜂起倘幸因此得罪早謝譏彈以消怨毒亦未必非快事也

與宋楚撫一鶴

級賞四兩亦不爲多但此府無銀可給先發二兩暫給一半餘俟找補亦可蓋楚之驛裁未解分文僕即欲割來相濟亦無從出也然秦之賀李楚之張汪近請賞僕皆以每級二兩之數給之左鎭近有一揭亦請增賞僕與回文擒斬張曹過三渠在陣得級者十兩不得級者亦五兩若無此三渠仍炤常例此又激之使擒渠之意唯老公祖裁之

與郈蜀撫提春萬評事元吉

秦混出降張曹合廼在平陽三壩縣兵確數不滿二千此大可盪剿之機會但賀李不到不知張汪羅茂便可合辦此否惟臺下審酌行之彼中兵但出攻賊郎久走與山有諸路之兵頭頭湊著矣若走歸巴江適大漲可一逼而盡付陽侯也望切望切茲差新降李長茂前來聽令可遣入張汪營內臨陣招呼大散曹張之黨擒渠不難此即兩到襄陽之李外郎也盡棄妻子决意來歸曹賊第一腹心爲我用矣適見汪雲鳳下守把履歷有葛起鳳者果何人乎不佞前在襄陽有一人來投用執事司禮傳司馬假印文書叱出去欲究之而已去矣茲恐仍是其人望門下密緝

解我萬萬勿令兔脫也

與孔監軍貞會

自貴武自强偕張自秀等來見果箇箇精强收此二股曹賊益復孤虛雖與張逆合營有平陽三壩點選精兵連稹子手共止一千九百人此鳳翔衣維明來降口供確實云豐邑坪之戰賊精兵損過千人他降丁不肯道此語也此賊零星奔出甚多白虎關一路俱活致之轅門不殺報級他處恐未必然門下再叮嚀之

與萬評事元吉

適見日落賊大有伏兵憂張汪之恃屢勝而忽備又知賊

之伏而愚我且屢撰難民以愚我之哨探者不覺憂之深
而慮之切也門下疾戒嚴之可剿則不妨下手至囑

與袁郎撫繼咸

老公祖手札見商垳垳如面而道路苦遠比得傾教時日
已移機局少變如曹賊大敗奔往合張左鎮之兵可不必
遠到與巴比於房縣大寧等界殺過賊亦可其賀將稟帖
不無過情徜之該鎮瑪瑙之役報全營精鋭始盡而其後
乃有一條龍二隻虎順天王等率精鋭二千有奇降於賀
李是豈亦屬該鎮說謊而不佞當駁之哉易曰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惟能容畜也然後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之不佞雖不敏請從事斯語曹賊動手者誠多今一敗之後而李外郎金翅鵰小秦亾混世亾俱破膽而降親至彛陵見過不佞鼓舞之而去此亦成功之一會矣抄白一紙奉覽幸以尊意微及不佞札中之語何如萬吉人入蜀大有益不數日輒相聞曹過遁而殺轉吉人之力居多

與宋楚撫一鶴

二渠之降未奉大教已悉收之矣老公祖別有擬議則非所知僕奉主上面命應俘者惟張逆一人餘皆非所急今彼以降來而我以俘往則朝廷之大信不明滿盤之機局攪亂所得者絲毫而所失者不啻尋丈矣惟老公祖裁之

與孔監軍貞會

從來成功不易居功更難昨得門下來教有賊幾哄過後界坪之語殊不知其解今再教乃以羊角寨爲後界坪之門戶而當遠止認黃連白果云云噫乃知門下成功之善而居功之不善也當遠一路聯絡豫兵後界一路聯絡鄖左不佞蓋有此令十度中之若當遠止於黃連白果而後界應認羊角試稽中令果有之否乎向使後界先進不聯鄖左則宋維壽陽賊從彼處漏出將誰任之而賊既漏於彼矣何得復折轉山而成羊角之功理本至公至明意見一起而惑甚爲門下惜此虵足也此時過賊又從舊路來

矣正慮宋維壽陽不能不再告急仍檄分左兵以聯豫鎮且發川兵入山佐之總之各路之兵既專任一路而又互任兩路之中以彌縫其缺不俟申令正爾機可乘則疾擊時有待則漸收是在諸路文武自出爲奇而不俟特範圍之耳來教至再不得不剖明之饒舌饒舌

與孔監軍貞會

念五日之未申刻見雲氣森森風來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以干支求之比和不戰知復有來降者門下來教念四日有自貴隊丁續至當必不差但受降之後決須解散而初馴之雖勿令驚弦是在門下好爲之耳獻曹已合雖合亦

疑吾輩正從陽明先生得他一疑處做工夫爲善已差李外郎入蜀矣

與胡子灝汝淳

庚申歲晤兄面辛未歲得兄書是後遂闊絶矣丁丑歲託中冷兄附一函未知肯轉達否弟之碌碌吾兄所知邊頭作撫道辦一二樁實心實事弟能自許兄亦必能許之今蒙主恩驅遣到此則非惟兄不必許即弟亦原不自許而天下人之不許固其所矣雖然不許我可以不許轉爲不知竟生出許多疑團造出許多惡業以爲弟必如是如是吾知吾兄亦必不許天下人然其奈之何哉往事不足道

今剿賊之役殫竭愚心十分已殺五六似亦有削平之望而水旱兇荒所在而是饑饉災害相沿轉生頭上天公竟不知是何意則弟亦安知結局之何似也

與袁郎撫繼咸

老公祖入山出山日月始末將士有功有罪當具報聞向大道聞已中箭而死伻孫愁貽陶紹侃兵譁之事僕俱約署入之奏中老公祖自當詳述以告主上上所望於吾輩者勿欺二字計老公祖受事無多時遲之則不便矣

與陳司馬新甲

近日兵圍漸慶賊勢漸解如張曹二營俱從難民皆以饑

極衝出無數即擄去多年之婦女亦不因人而自遁彝陵歸巴諸路解來一一親審口詞蔬同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所可慮者貴鄉撫鎮不協各有私心故相違拗往往要緊隘口忽然撤調以致疎虞今必須秦中賀李與楚中張汪兩股從昌寧分扒而出便可殲盡乃張汪久扼巴霧而賀李尚在開雲以其降丁眾多原無坐餉止恃每日六分之行糧而鄭大章病臥太平全不催到致其嗷嗷洶洶日夜思歸僕先發賞功再許就彝陵支餉而後挽其去志又買快鞋數千弓數百箭數萬次第給之而始欣然肯來然尚不無待於鄭大章之給前餉也以此需餉之急非關僕一

人一處用之多放僕處可應諸人諸處之求以速就勦功速完勦局槩諸人諸處自爲之給則悞事多矣小疏告急台臺幸留意焉僕之心事除上告天子而外惟可告台臺恐餘人不信也正發本間而艾毓初劉洪起之揭報至先寄台臺一覽劉洪起原係西平之土賊頭最善劫賊諸過西平者無不與之相與作謡曰高點燈多著油謹防西平劉𥂁頭𥂁頭即洪起之綽號也前此有功部覆都司萬年築勸僕調用之兵僅八百長鎗短棒似不成營而每每立功今更收奇捷僕且未敢具題但以慰台臺懸望之心耳

與兵垣

兵鬨漸蹙賊局漸解仰徼大庇不敢言旦夕成功或庶幾免於罪戾不知長安近日議論何以紛紛郎家叔前寄數行疑揣幾於可笑他又何言乃千金一刻正在此時而襄餉忽斷殷憂無聊更向主上籲呼此必重增詬誶然僕不敢避也僕歷邊塞有年凡事可為能為者任之不可不能則亦實實入告今者合秦豫楚蜀四省之力以辦二十年數十萬劇寇不敢曰可曰能然豈有一絲粟之微不實實入告者乎特以平賊為期并大綱自振稍次一等即是督撫按道能舉之職而不必於僕盡代之耳夔府下關與鄖城相距十里中隔一河原撫守將賊闖巴霧哨騎倏忽至

此僕斬巴霧之兩將而下關無可問罪之人即一二小卒亦該撫事矣臺下以爲然乎否乎奕者對局止求勝之而已必不差一道不損一子而後爲全勝則無是理也知我罪我其曷敢辭

與職方

剿局幾辛可成襄餉忽爾告斷僕不勝殷憂籲呼主上然而長安議論疑揣紛紛不知從何而起可憂更甚於乏餉也向來章奏俱送貴司覽後然後發抄一一可按有諸公疑揣與僕疏同時到者一互證可以了然有僕疏在先而諸公未知仍然疑揣則更不能爲之解也李工垣疏到不

佞正欲發明而未暇曾二濂疏尚未到未知其意云何若足下相見但道長安議論與行間絕不相干剿局什有六七可結頃者家叔見寄數行或是長安風議一法讀之幾於可笑況他人乎有與貴堂翁及兵垣公啓互相發明足下便中取覩可也

與萬評事元吉

張曹兩賊雖合營仍被京楚兵衝斷兩截其一截在木瓜溪等處仍圖闖蜀其一截在當陽村奔長茺等處被劉洪起伏兵殺之於地凍坪斬級四百投降千餘得便解散去者甚衆此張曹賊勢雖合亦無幾多但見官兵即走恐臨

敵將黨羽來降不可遏也過關二賊實俱入楚而且以總

管乞降䝉倚偽尙未可知總之蜀中無一賊矣蜀旣無賊

則還第一等精銳盡布之於巫寧昌等一重藩籬爲最要

而第二重又姑緩矣足下既駐巫山郤劒老便常駐大昌

扼定適中要害而且與巫寧接應最爲得宜其前議踏勘

第二重隘口者此時較緩萬萬不宜親往矣大昌要害以

老木孔爲第一必要發兵一枝駐彼方能扼賊往來之衝

兵固分勇怯尤在用之者何如耳

諭陳中軍可立

初六日早得鄖陽道萬監軍報左標徐勇等趕殺關索一

陣大獲捷功審活賊知關索前來而過天星尙在後此時
來討招安必是關索一股無疑也如孫臨紀未出山汝與
密謀剿殺更妙果傾心棄戈來降方准押解頭目前來也

與萬臨軍年策

左兵殺斷關賊而過賊投降皆極快事關賊今詣劉盈科
寨上乞降矣二賊旣降單剿曹張便不費力門下幸不吝
飛報以便上聞前具官兵戰勝收降之疏時已謬想後來
著數畢竟如此不意不數日間諸方響應也袁治臺云曹
獻決不可撫惟過賊再叛非本念起營痛哭以不得做良
民爲憾即人言之甚詐梟獍音此尙可豢擾食也今此

功收於左鎮而治臺先有同心更是妙事倘得山中收拾早完借重門下往鄖實做安插解散之著不尤快乎

與楚省司道

兌抵餉銀一節一則濟軍前之用一則省京解之煩憾爲數無多不能徧行之通省俾處處少均勞費也幸老公祖力行之解到之後即具奏請開銷又省考成叅罰一累不佞前借南糧業巳得旨於山東撥銀抵補地方無重買重解之勞此其最彰明者矣萬勿稽遲遲則恐剿功庶幾其成而軍前不便多收也

與萬評事元吉

賊窮可殺我勝當乘氣候清涼糧餉騰飽最好機會無論此時而久待賀李不至可憾殊深然其具稟彼營皆降丁皆無坐餉又皆值秦地大荒內顧家口饑病欲死實亦人情石叅謀言俟西鄉餉至遣人帶回安家即起程來亦自有說但不知西鄉之餉何時解到焉能鬱鬱久待之乎鄙意倣信陵法於晉鄙四十萬中選八萬人令父子兄弟俱在軍者父兄歸而子弟留如賀將所統新舊降人量摘五六百李國奇所統量摘二三百無家口無內顧者以賀勇等督率前來合張汪大戰而其餘姑留開縣以待西鄉之餉亦可也飛檄如此足下再酌撥之當營落草之人云四

哨投保康者果爲劉洪起所獲其綽號隨龍的名胡從耀
問金翅鵰云從前最善戰去秋在太和燒香戒除葷酒不
殺人曹賊將其精兵付與揺山龍出戰平時仍聽隨龍管
領亦豐邑之戰揺山龍死矣李長茂料曹獻合夥過賊必
定投降今果報降左兵則是賊之本事眞情至今日而始
能爲我得之且爲我處處撞著應手剿滅定自可期也

與鄭秦督崇儉

不佞幽憂請罪主上切責森嚴伏讀未終彷徨股慄此時
督撫鎭道俱當擐甲提兵直前殺賊乘大可撲滅之機會
奏非常掃盪之奇功凱歌異數天語高懸不佞斷不敢先

諸公而受賞若少延晷刻立請尚方亦不能爲諸公寬也太平逐巒續奉旨晋距今踰一月而台臺穩坐西鄉委君命於草莽以致各兵觀望逗遛不前是誰之過敢飛騎馳達祈竢回音

與袁郞撫繼咸

八月五日接老公祖教曹獻决不可撫惟過賊叛非本念好音可懷又二日而蔄守道報過賊降於左營又詣竹山覲見左鎮果如此則曹獻愈孤功可速成矣時卽寫字與左鎮言老公祖料及此早有同心使左鎮不復懷疑則招撫尤易而此一股如果就招須老公祖親[illegible]調停安插解

散或還其八畝地或就處之二竹間目前暫作化城不至驚疑將來賣刀買犢眞實可行不特一股安而其餘零星降附者亦當視此爲榜樣矣此股既收闖索逃附曹獻僕以金翅鵰往間之謂過賊已降將令闖賊來通曹操縛獻請功獻賊必然猜疑疑闖則闖必走疑曹則曹亦貳而此三賊近聚巫山楚蜀之兵把之甚密又天雨不止溪漲難踰僕趨京楚彝當之兵漸進平陽三壩以扼其折轉之路運糧渣溪座行僅八十里此局一就而賊無復之困餓立見月之內外或可收全功矣

與陳司馬新甲

讀台臺手札所疑曹過等賊闖蜀闖秦業有後來奏揭似不須贅惟長安風影揣揑殺訛此未必爲剿局起見僕亦無暇辯今拜發五疏皆漸漸收拾之計台臺目之亦可知其槩矣㖞緊是秦中團練一著必如鄙議斯可長治久安緩急仍資一臂但總督之任甚難少遲嘗覺其說茲猶未敢盡吐也仗台臺之庇第令邊警無聞不至牽攪內地或可緩靖潢池然未卜頭上天公果如人愿否耳

答兵垣

承以公牘見詢軍政一節僕雖忝中樞與歷官邊塞咸未得其中要領頃在行間目擊諸將有一往英風或堪資一

戰者狂狂酒色財氣四字俱全而仁廉養士謀勇當機十百中不一二見也一番考選當必有造報官評其評之當否專視該道之賢不肖該道賢自不差如其不肖相去甚遠而撫按之評如止依道樣猶爲得中倘旁寄耳目別出門徑則相去抑又遠矣至於西南僻地有歷官十數年七八年無舉無刺者其人必戀棧其地必養廳用范文正一筆勾之之法此僕承門下虛懷不敢不吐其愚直若欲一一指其人而臧否之行間實無暇也

與曾給諫應遴

承以大疏見示知雅注惓惓恐西南之局難了而僕行間

有未敢言此五中所深佩也第僕荷主上如斯重委嘔心經歲不敢不求其成聞長安議論揣揑殺詭有十分懸絕者不知何自而起僕亦無暇辯之惟知已之前實告不出秋冬勦撫當有全局耳然必儌天之幸使邊塵不動方可必其如願頃拜五疏其四則皆收拾之著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萬評事元吉

貸營降丁難馴固其野性鴟鴞原未得宜團練一着乃打算全盤必不可少之著而亦難待事後安知他方有急徵調不在眼前不佞荷主恩深不敢有懷不盡今晨已拜疏

人告矣一稿寄門下與賀鎮觀之渠輩得此眞成長久之計免其內顧之憂可爲國家出力報效矣給劄加銜姑俟到夔之日商酌崇卑而行之

與袁郎撫繼咸

連得萬守道報惠登相投降確矣張周兩監軍同左鎭在竹山受降主意定自不錯惟須解散多而安插少且安插之地俱須老公祖指授餘人未敢專即不依近不能遥度而盡決也八畝地是其故居上下白浪或亦近而易控不依前言二竹恐荒殘阻險兩俱未宜左兵辦此一事儘可算一樁大功壽陽之兵不必多出似亦無害不依前已言

之此一時尤資彈壓也

與過通判周屏

山中運事極難舟鮥水水亦窮舟萆撨膂人運之法可行而人莫能行惟推此意庶知運爲近之頃者彝陵之簽渡與山之香溪俱用此法山寨守把可充領袖其鄉丁即是運夫門下與萬守道艾二守多方行之可立濟也刷船撥夫總無可下令處功在垂成毋重駭人爲矣

與宋楚撫一鶴

僕念日登舟走歸亟去矣此行入蜀隨行馬兵百名步兵八十名所以自衛者如此藩庫竟無一錢攜賞功數千金

往附發老公祖一笑

與袁郎撫繼咸

接老公祖收降過賊之咨始敢據以入告此股既完僕真可以入蜀矣賞功銀幣業有文行唯恐未能濟急降丁家口未有給米養膳者老公祖毅然任之僕尙未安或者多散必收養其眞正老本之必不能歸者可也萬惟留意

諭陳中軍可立

我的於二十日登舟必詣巫昌方可望成功也隨行止馬兵一百新收王希甲川兵六十名意欲得唐良贊之二百八十輛行稍稍壯觀且入川有行法之事未可太虛無人

也

與陳司馬新甲

曹過自蜀竄秦再被殺轉求楚一戰大撓諸股來降蓋向之遊魂今成落膽而過天星之最盛且强不在張獻忠下今亦全股歸於左鎮矣該鎮威畧權奇旣足辦此而撫道恰有同心相與隨方運用僕經年憂慮專在鄖山至是始爲放下矣卽日登舟沂峽擬親督勦於巫昌之間一壓而下則楚地諸路之兵環而擠之歸巴絕地或者賊起秦川尾星散楚江頭之讖於是應乎然濟則主上之威靈諸臺之惠迪而非僕所敢幾也僕往矣以馬兵千名步兵六十

自隨而倆庫且無分文資賞功數千那給其柰之何

又

正在登舟接手札悉長安種種疑團皆不知其何所見聞而揑造蜚語冀中奇禍使忌者快心而不顧社稷封疆之重亦不自顧身家性命將安所託處者也殺賊可假而收降可假乎賊不經殺大敗喪膽亾魂肯股股抽出來降自爲投生之計乎若獻忠尚有數萬曹過等便足依之橫行而肯爲我收拾將盡乎總之僕平生耿介不能與東西南北諸公合縱連橫石齋得罪一事惹入刺骨之憾即瞬息功成一旦不知其所終此古今世界之通恨又不獨僕一

人也至於主上密偵不敢必其有無僕實心實事偵亦如
是不偵亦如是無可藏頭換面爲者家叔前寄數行亦與
台臺手教同而指趣各別台臺見愛家叔見疑且觀其意
恐得罪於時賢故作異同之論論至此台臺可以悟矣

附求書[illegible]京楚大捷之報至犀心嘉悅已膾炙人口而
長安求多者則以華嚴爲難端若行閒若續恐郎熊良
者亦不敢妄渭一喙也八月七日接大疏與千數知賊
腹賊渠接踵求降而香呈逃散者不可勝數腹心既潰
黨羽自孤台臺再出神謀或用閻擒渠或合戰獲醜蕩
平在指日閻矣所可慮者恐大兵在楚又謀歸蜀歸秦
而蜀帥又値易將之時且聞秦土官兵部公祖已撤還
不用再祈台臺嚴畫一之令而於蜀更加蓬庶張曹得
爲釜中魚也過此以往劉成其爲眞劉撫成共爲賁撫
卓左閻之常有肉祖請死已卭我朝二王事業從多讓
馬○公自注云前月二十五日遺齋宮兵戰勝收降賊
腹賊渠踵至之奏已抵得旨而大司馬報書云云與否

意正同怒吾入蜀之行幸而先發大都天下有心人所見畧同耳

與萬評事元吉

賀李不至張汪自畢不佞所以兢兢慮之而欲泝峽躬討也不意登舟之日即張汪挫衄之日雖血戰相當而心膽加怵從此蜀兵止堪堵守難驅進步然政使堵守之嚴楚兵聯絡漸進自可得志今觀門下屢頷與刀兵之不為用其可必乎哉左兵即行催調恐半月以裏尚不能到蜀也

與鄭秦督崇儉

臺下奉旨留蜀不佞移會再三今經兩月無隻字見報而賀李二將且望風回矣不佞躬親入蜀督剿成功此時但

有一旅之至不拘千人五百到來猶可贖擅回之罪而且敘擒斬之功若過此時失此會竊不知所爲計矣

與萬評事元吉刀主事化神

不佞在歸州待左兵到即西上以此兵從未見面須一見而犒賞之且不帶兵來徒手無益也見諸公公揭主客協守信地深爲喜慰如此分布得宜局堅且活吾無憂矣鄧劍老忽遭靑言張兵當别布勿令復聚巴霧何耶恐他有疑團不化未能遥揣煩諸公以此意叩之如川兵扼守有餘客旅盡可不用不佞當止興歸鬬催在楚之兵極力掩殺而蜀自爲計亦删一暇賊何亦自了矣特此飛瀆並候

回音

與平賊左鎭良玉

駐歸州數日待郭闖兵到親提一半入川接大將軍撫定惠登相之報不勝喜慰至云此股衆至四萬有餘恐仍是虛聲未經點驗其實也然收降數不妨多入伍則不厭少多多解散脅從難民是大將軍之功之德比尋常殺人論級者萬萬不同若夫鼓舞示勸不佞毫無有靳但未見其面而遥授職銜須得大將軍一詳乃可成體且此股之降在諸降之後即爲數稍多而亦難遽比於李萬慶初來一著不可不稍慎之也大將軍以爲何如不佞入川張曹定

是走楚房南舊路唯大將軍加意圖之檄後開一條活路以離賊黨而用之想大將軍意正相合也

山松曰按先人纔一入川便以張曹定是走楚爲吉其先見不可謂不明惜左帥之不聽何

與袁郎撫繼咸

安插惠部老公祖或暫以鄖爲化城仍終以鄧爲樂窩則兩得之倘終止於鄖與即驅之鄧皆非策也所以僕之愚慮必城鄧之順陽穰東其土曠而沃羣情望之如歸即貼親版築亦其所愿先欲令楊職方卓然料理此事今東方事急委任監軍不知可移周參議使任此勞否

與邵蜀撫捷春

不佞已抵巴東距巫山咫尺矣聞賊在木瓜溪秦羅坪等處尚未移動即小小斂退必驀頭再鬬萬萬無疑不佞初意本不帶一兵此時即調兵亦有不及所恃者全蜀土地人民之廣大漢彝雜處之梟雄豈無可用兵將或向來鼓舞之不至耳今請借臺下前箸深籌滿盤徹算以何兵主戰何兵主守戰兵如有不足作何徵調守兵如有不習作何補苴惟臺下熟計而不佞以鼓舞行之客兵奔走已疲伎倆已見張逆曹過三大渠七小股咸被殺轉遁走而於蜀之內地無虞雖重費蜀儲亦不敢不盡力於蜀矣浮屠合尖不得不深望主兵之自力焉惟臺下熟計而詳示之

諭陳中軍可立

避賊人人言其全股止有萬餘左鎮獨言精銳五六千想欲多其數於一條龍等收降之上以見功之大且奇耳若果以爲有此數則吾不信也然觀其語意如此必不肯多散可知我先有札去汝可與同書陽順其意而勸以多散爲功聖意甚多散黨且少則易於安插可爲持久計也特諭爾知密之密之問巴東路徑賊去蜀甚近而我兵皆遠寄去圖形一張可細看之

與陳司馬新甲

九月六日舟抵巫山先具小疏上聞其畧區區之愚欲奬

率主客畢圖合尖而不意賀李兵去張汪力單責主兵戰守有未易言者然僕既至此地勉竭駑鈍無敢他諉惟仰㦯天幸奉主上威靈以先聲怖賊間計攻心冀有一二之劾賊自無所逃死矣秦兵西回必得該督文報方爲確據故茲未敢許言僕既入蜀顧楚巳遠言念江淮徊革中原上寇更有鞭難及腹之憂近發高謙一枝歸豫撫標下亦可爲撲剿之用而徊革則無可再發之兵倘蜀賊不至西誅便移兵東下刻期迅掃矣然未敢必也

與鄧蔚撫掟春

僕此來專望臺下以蜀之全力收剿賊全功適奉面教居

服雅度之淵宏而竊見當幾之舒緩僕區區之愚有不勝激切者方署鎮投一驗文亦復如是不覺投筆而起封述臺下幸早決策勿以優游貽誤是所望也

與萬監軍年策

見門下轉報左鎮收惠登相降人太多如何安插不能不爲長慮至其收伍精兵此聽若發同常國安來剿張逆則不嫌多多益善也不佞已至巫山賊聞而拔巫山之營急闖大昌大寧不知能無逝去否蜀兵甚薄此府必須左兵來收功方不負區區特題平賊鎮之意未有功成十八九而未後一着付讓他人者也唯門下可悶此言

與邵蜀撫捷春

僕初入境一切未諳究偵賊警惟望臺下報到以觀策應之若何八日申刻方接大教問眼幾穿矣報內步賊踰險馬尚未到事猶可爲羅洪政羅文垣胡汝高等旣盡集大昌僕七日先發曹進功等一千諒亦到彼兵力稍稍厚矣今初八連夜給新到兵馬糧料限初九五鼓起行或猶有及防堵平至巴霧東平等處欲盡撤兵則似非計聞賊老營尙在木瓜溪聲彼擊此何可無深長慮也若方國安行令提兵孫寧昌要路而來似屬迎頭之著來教仍不欲動僕不敢知聽大裁徑行可耳賊砍新路之說未敢深憑架

上三黃明係前咨周良發等四百扼守果數日砍路而守者不知又用守何爲乎此怯弁欺詐故習僕不甘爲所賣也蜀兵既怯而取數尤單僕誠不得其解咨札頻激無非爲臺下破常調而收全功知罪無敢避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一終

曾孫　紳摄梓